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註䟽卷之十四

緣八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䟽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註均於不爲而自化也

䟽夫二儀生育覆載無窮形質之中最爲廣大而新新變化其狀不殊念念遷謝實唯均等所謂亭之也故云天地生我並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註一以自得為治

疏夫四生萬物其類最繁至於率性自得斯理唯一所謂毒之也故又云萬物與我為一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非八

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疏黔首卒隸其數雖多主而君者一人而已無心因任允當斯位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註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

不謝所以成天也

疏原本也夫君主人物必須以德爲宗物各自得故全成自然之性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註任自然之運動

疏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也言玄古聖君無爲而治天下也蓋何爲哉此引古證今成天德之義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註無爲者自然爲君非邪也

○疏以虛通之理觀應物之數而無為因任○之君不用邪僻之言者故理當於王道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註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

疏夫君道無為而臣道有事尊卑勞逸理固不同譬如首自居上足自居下用道觀察分義分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註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疏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物無

私得是故天下之官治也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註無爲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爲應之

疏夫大道生物性情不同率己所以悉皆

備足或走或飛咸應其用不知所以豈復

措心故以理徧觀則庶物之應備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註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疏通同也同兩儀之覆載與天地而俱生

者德也

行於萬物者道也

註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䟽至理無塞恣物往來同行萬物故曰道也

上治人者事也

註使人人自得其事

䟽雖則治人因其本性物各率能咸自稱適故事事有宜而天下治也

能有所藝者技也

註技者萬物之不用也

疏率其本性自有藝能非假外為故真技術也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註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疏兼帶也濟也歸也夫藝能之技必須帶事不滯於事技術何施也事苟失宜事便無用雖行於義不可乖德雖有此德理須法道虛通故曰虛通終歸自然之術斯乃

理事相包用不同耳是故示本能攝末自淺之深之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

疏夫兼天所以無為兼道所以無欲故古之帝王養畜羣庶者何為哉蓋無欲而蒼生各足無為而萬物自化也

淵靜而百姓定

疏一人垂拱而玄默百姓則比屋而可封故老經云我好靜而民自正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疏一道也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知一萬事畢語在西升經莊子引以爲證

無心得而鬼神服

註一無爲而羣理都舉

疏夫迹混人間之事心證自然之理而窮原徹際妙極重玄者故在於顯則爲人物之所歸處於幽則爲鬼神之所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
疏夫子者老子也莊生師老君故曰夫子
也刳去也灑也虛通之道包羅無外二儀
待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由斯
最爲物本歎洋洋之美大以勗當世之君
王可不法道之無爲洗去有心之累者邪
無爲爲之之謂天
註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
疏無爲爲之率性而動也天機自張故謂

之天此不爲爲也

無爲言之之謂德

註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

疏寂然無說而應答無方譬縣鏡高堂物來斯照語默不殊故謂之德也此不言而言者

愛人利物之謂仁

註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疏慈若雲行愛如雨施心無偏執德澤弘普惜其性命故謂之仁也

不同同之之謂大

註萬物萬形各正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疏夫刻雕衆形而性情各異率其素分僉合自然任而不割故謂之大也

行不崖異之謂寬

註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疏夫韜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德不異於人立行豈殊於物哉而心無崖際若萬頃之陂林藪蒼生可謂寬容矣

有萬不同之謂富
註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䟽位居九五威誇萬衆任庶物之不同順蒼生之為異而羣性咸得故能富有天下也
故執德之謂紀
註德者人之綱
䟽能持己有之德行者可謂羣物之綱紀也
德成之謂立

註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疏德行既成方可立功而濟物也

循於道之謂備

註夫道非偏物也

疏循順也能順於虛通德行方足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註內自得也

疏挫屈也一毀譽混榮辱不以世物屈節其德完全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註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疏䌷包容也君子賢人肆於已前十事則
能包容物務心性寬大也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註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
疏逝往也心性寬閑德澤滂沛故爲羣生
之所歸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註不貴難得之物
疏若如前行便是無爲旣不羨於榮華故

不貴於寶貨是以珠生於水不索故藏之
於淵金出於山不求故韜之於嶽也

不利貨財

註乃能忘我況貨財乎

疏雖得珠玉尚不貪以資身常用貨財豈
復將為利也

不近貴富

註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

疏寄去寄來不哀不樂故外疏遠乎軒冕
內不近乎富貴也

不樂壽不哀夭

註所謂縣解

跡假令壽年延永不以爲樂性命夭促不以爲哀

不榮通不醜窮

註忘夭壽於胷中況窮通之間哉

跡富貴榮達不以爲榮華貧賤窒塞不以爲醜辱壽夭甞不以措意榮辱之情豈容介懷

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

註皆委之萬物也
疏光臨宇宙統御天下四海珍寶總繫一人而行不利貨財委之萬國豈容拘束入已用爲私分也
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
註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疏覆育黔黎主領天下而推功於物忘其富貴故不以己大而榮顯也
顯則明
註不顯則默而止

疏明彰也雖坐汾陽喪其天下必也顯智

豈日韜光也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註蛻然無所在也

疏忘於物我故萬物可以爲一府冥於變

化故死生同其形狀死生無變於己況窮

通夭壽之間乎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

疏至理深玄譬猶淵海漻然清潔明燭鬚

眉淵則嘆其居叙以深澄漻則嘆其雖動

而恒潔也本亦作君字者

金石不得無以鳴

註聲由寂彰

疏鳴由寂彰應由真起也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註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疏考擊也夫金石之內素蘊宮商若不考擊終無聲響亦由至人之心實懷聖德物若不感無由顯應前託淵水以明至道此寄金石以顯聖心

萬物孰能定之

註應感無方

疏喻彼明鏡方茲虛谷物來斯應應而無心物既脩短無窮應亦方圓無定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註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

疏素真也逝往也王盛不驕不矜任真而往既抱朴以清高故羞通於物務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註本立而知不逆

○疏神者不測之用也常在理上往而應物也不測之神知通於物此之妙用必資於本欲示本能起用用不乖本義也○

故其德廣

註任素通神而後彌廣

疏夫清素無爲任真而往神知通物而恒立本原用不乖體動不傷寂德行如是豈不大中之者邪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註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

疏採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自非物求聖德無由顯出聖心聖心之出良由物採欲和而不唱不為物先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疏形者七尺之身生者百齡之命德者能澄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理原故非德不明

老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疏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姸醜盡生齡

○之夫壽立盛德以匡時用至道以通物能○如是者其唯王德乎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註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

疏蕩蕩寬平之名忽勃無心之貌物感而動逗機而出因循任物物則從之猶具衆美故爲王德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

疏至道深玄聖心凝寂非色不可以目視絶聲不可以耳聽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註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

疏雖復冥冥非色而能陶甄萬象乃云寂寂無響故能諧韻八音欲明從體起用功能如是者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註窮其原而後能物物

疏即有即無即寂即應遣之又遣故深之又深既而窮理盡性故能物衆物也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註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疏神者不測之名應寂相即有無洞達既而非測非不測亦不非測乃是神之精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註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

疏遣之又遣乃曰至無而接物無方隨機

稱適千差萬品求者即供若縣鏡高堂物來斯照也

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註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疏騁縱也宿會也若夫體故至無所以隨求稱適故能順時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歸而不滯一故或大或小乍短乍長乃至脩遠其來者隨彼機務悉供其求應病以藥理無不當

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

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

跡赤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藏水性流動位在北方譬迷心緣鏡闇無所照故言赤水北也崑丘身也南是顯明之方望是觀見之義玄則跡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欲明世間羣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耽著無所覺知闇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真喪道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祈真訪道是以南望示其照察還歸表其復命故先明失

真之處後乃顯得道之方法所顯方法列在下文

使知索之而不得

註言用知不足以得真

疏索求也故絶慮不可以心求也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疏非色不可以目取也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註聰明喫詬失真愈遠

疏喫詬言辯也離言不可以辯索

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跡罔象無心之謂離聲色絕思慮故智與離朱自涯而反喫詬言辯用力失真唯罔象無心獨得玄珠也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註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跡離婁迷性特明目而喪道軒轅悟理歎罔象而得珠勗諸學生故可以不離形去智黜聰隳體邪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疏已上四人並是堯時隱士厭穢風塵懷道抱德清廉潔已不同人世堯知其賢欲讓天下莊生示有承稟故具列其師資也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註謂爲天子

吾藉王倪以要之

註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

疏配合也藉因也堯云齧缺之賢者有合天位之德庶因王倪遂能屈致情事不決

故問許由

許由曰殆哉圾于天下

註圾危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若要齧缺讓萬乘危亡之徵其則不遠也

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

註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民也

疏叡聖也給捷也敏速也夫聖人治天下也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所以杜聰明不欲

多聞見令醬缺乃內懷聖智外眩聰明詞鋒捷辯計數玄達德行性機所作過人其迹既彰必以爲患危亡之狀列在己下

而又乃以人受天

註用知以求復其自然

䟽物之費真其日已久乃以心智之術令復其初故自然之性失之遠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註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

疏過之所由生者知也言齧缺但知審禁蒼生之過患而不知患生之由智也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註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

疏若與天位令御羣生必運乎心智恍乎天理則物皆丧己無復自然之性也

方且本身而異形

註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

物乖矣

疏方將也夫聖人無心因循任物令齧鈌以己身爲本引物使歸令天下異形從我之化物之失性實此之由後世之患自斯而始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註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

疏夫不能忘智以任物而尊智以御世遂將徇迹捨己効人馳騁奔逐其速如火矣

○方且為緒使

註將與後世事役之端

疏緒端也使役也不能無為而任知御物

後世勞役自此為端

方且為物絯

註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

疏絯礙也不能用道以通人方復任智以

礙物也

方且四顧而物應

註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上務

疏方將顧盻四方撫安萬國令彼之氓黎應我之化法

方且應衆宜

註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

疏用一己之知應衆物之宜既非無心未免危殆矣

方且與物化

註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

疏將我已知施與物衆令庶物從化物既
失之我亦未得也
而未始有恒
註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
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
疏以智理物政出多門前荷其德後遭其
弊既乖淳古所以無恒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
註其事類可得而祖效
疏族數也夫齧缺隱居山藪高尚其志不

能混迹未足配天而流俗之中罕其輩類
故志尚清遐良可效耳
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
註衆父父者所以迹也
疏父君也言齧缺高尚無為不夷乎俗雖

其道可述適可為衆人之父而未可為父
父也父父者堯也夫堯寄坐萬物之上而
心馳乎姑射之山往見四子之時即在汾
陽之地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為有
為為無為有有無一時動寂相即故可為

君中之君父中之父所謂窮理盡性玄之
又玄而爲衆生之父故其宜矣故郭注云
父父者所以迹也

治亂之率也

註言非但治主乃爲亂率
跡率主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於後必
亂二途皆以智爲率

北面之禍也

註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
禍之

跖桀紂賴聖智以殺賢臣故聖智是北面
之禍也
南面之賊也
註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跖田恒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南面之賊

注云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
跡華地名也今華州也封人者謂華地守
封疆之人也嘻歎聲也封人見堯有聖人
之德光臨天下請祝願常富庶享多福

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疏夫富壽多男子實爲繁擾而能體之者廢無爲故寄彼二人明茲三患辭讓之旨列在下文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疏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焉汝獨致辭有何意謂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

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疏夫子僞扶疏憂懼斯重財貨殷盛則事業實繁命壽延長則貽困辱三者未足養無爲之德適可以益有爲之累所以垂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

疏我曰言汝有無雙照便爲體道聖人今既捨有趣無適是賢人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註物皆得所而志定也

疏天地造化爲萬物各有才能量才授官○

有何憂懼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註寄之天下故無事也

疏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之羣有而不以

私爲斯事無爲也

夫聖人鶉居

註無意而期安也

而鷇食

註仰物而足

疏鶉鷸鶉也野居而無常處鷇者鳥之子食必仰母而足聖人寢處儉薄譬彼鷸鶉供膳裁充方茲鷇鳥既無心於侈靡豈有情於滋味乎

鳥行而無彰

註率性而動非常迹也

疏彰文迹也夫聖人灰心滅智而與物俱冥猶如鳥之飛行無蹤跡而可見也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註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

疏運屬清夷則撫臨億兆物來感我則應時昌盛郭注云猖狂妄行恐乖文旨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

註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閒也故無爲而無不爲者非不閒也

疏閒音閑時逢擾亂則混俗韜光脩德隱迹全我生道嘉遁閑居逍遙遁世所謂隱顯自在用捨隨時

千歲厭世去而上仙

註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

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
疏夫聖人達生死之不二通變化之爲一
故能盡天年之脩短厭囂俗以消升何必
鼎湖之舉獨爲上仙安期之壽方儞千歲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註氣之散無不之
疏精靈上升與太一而冥合乘雲御氣屆
于天帝之鄉

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疏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夫駕造物而來

往乗變化而遨遊三患本自虛無七尺來
　從非有殃辱之事曾何足云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疏請言旣訖封人於是去之堯方悟非所
　以請答也

封人曰退已
　疏所疑已決宜速退歸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
　疏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蓋有道之士

也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
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䟽唐虞之世南面偁孤逮乎有夏退耕於

野出處頓殊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
畏
䟽夫賞罰者所以著勸畏也而堯以無爲
爲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褒賞而

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爲此顯之

聖明其德如是

今予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跡盛行賞罰百姓猶不仁至德既衰是以

刑書滋起故知將來之亂從此始焉

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註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

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

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

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

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途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

○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
録其絶聖棄智之意焉
䟽盍何也落廢也俋俋耕地之貌伯成謂
禹爲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力而耕不復顧盻也夫三聖相承
蓋無優劣但澆淳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
云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者欲明有聖不
如無聖有爲不及無爲故高遠迹以明絶
聖棄智者耳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註無有故無所名跡泰太初始也無氣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爲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有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無有無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註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

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
何嘗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疏一應道也有無一之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之德
註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

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疏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外
不資乎物內不由乎我非無非有不自不
他不知所以而生故謂之德也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

疏雖未有形質而受質以有素分然且此分脩短懸乎更無間隙故謂之命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疏留靜也陽動陰靜氣氳升降分布三才化生萬物物得成就生理具足謂之形也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註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

疏體質保守也禀受形質保守精神形則有醜有妍神則有愚有智既而宜便軌則各自不同素分一定更無改易故謂之性

也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註恒以不爲而自得之

疏率此所禀之性循復生初之德故至其德處同於太初

同乃虛虛乃大

註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爲則其懷中故爲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疏同於太初心乃虛豁心既虛空故能包容廣大

合喙鳴

註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疏喙鳥口也心既虛空迹復冥物故其說

合彼鳥鳴鳥鳴既無心於是非聖言豈有

情於憎愛

喙鳴合與天地爲合

註天地亦無心而自動

疏言既合於鳥鳴德亦合於天地天地無

心於覆載聖人無心於言說故與天地合

也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

註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

跡緡合也聖人內符至理外順羣生唯迹

與本聲無不合故曰緡緡是混俗揚波同

塵萬物既若愚蠢又如昏暗又解既合喙

鳴又合天地亦是緡緡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註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跡總結已前歎其美盛如是之人可謂深

玄之德故同乎太初大順天下也

○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註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也

疏師於老聃所以每事請答汎論無的故曰有人布行政化使人倣效以己而制物物失其性故己之可者物或不可己之然者物或不然物之可然於己亦爾也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註言其高顯易見

○疏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辨者云我能離析堅白之論不以爲辯雄辯分明如懸日月於區宇故郭注云言其高顯易見也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疏結前問意如是之人得爲聖否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疏胥相也言以是非更相易奪用此技藝係縛其身所以疲勞形體怵惕心慮也此答前問意技有本或作枝字者言是非易

奪枝兮棄瓜也

執貍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

註言此皆失其常然也

蹠猨狙攔猴也執捉狐貍之狗多遭係頸

而獵既不自在故成愁思猨猴本居山林

透迤故曠爲挑擭便捷故失其常處貍有

本作猫者竹鼠也

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

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

註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

疏若而皆汝也首趾終始也理絶言辯故不能聞言也又不可以心慮知耳根聽故言無心無耳也凡有機無情皆曰終始故言衆也咸不能以言説悉不可以心知汝何多設獲狙之能高張懸寓之辨令物効

已豈非過乎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註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疏有形者身也無形者心也汝言心與身悉皆有存我以理觀眾盡見是空也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註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

疏時有動靜物有死生事有興廢此六者自然之理不知所以然也豈關人情思慮做効能致哉但任而順之物之自當也

有治在人

註不在乎主自用

疏人各有率性而動天機自張非猶主教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

註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

疏豈唯物務是空抑亦天理非有惟事與理二種皆忘故能造乎非有非無之至也

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註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疏入會也且天下難忘者已也而已尚能忘則天下有何物足存哉是知物我兼忘故能冥會自然之道也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疏薦獻也蔣閭及季姓也葂徹名也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未詳所據魯君魯侯也伯禽之後未知的是何公魯公見葂請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免君之命遂告魯君為政之道當時率師恐不折中敢東所

告試獻吾賢必不合宜幸希鍼艾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
阿私民孰敢不輯
疏輯音集阿曲也孰誰也輯和也夫爲政
之道先須躬服恭敬儉素清約然後拔擢

公平忠節之人銓衡質直無私之士獻可
替否共治百姓則蕃境無虞域中清謐民
歌擊壤誰敢不和
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
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疏局局俛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僞情非忘淡者也故以此言爲面南之德何異乎螳蜋怒臂以敵車轍用小擬大故不能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

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覩也

疏夫公儉公忠非能忘淡適自顯燿以炫

○衆人既高危必遭隳敗猶如臺觀峻聳處○置危縣雖復行李觀見而崩毀非久

多物將往

註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

疏觀臺高過人競觀之立行自多物爭歸湊

投迹者衆

註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疏顯燿動物物不安分故舉足投迹企踵

者多也

蔣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疏覤覤驚貌也汒無所見也乍聞高議率爾驚悚思量不悟所以汒然矣

缺八　二十八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疏風教也我前所陳深為乖理所願一言庶為法教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

○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註大志各有趣不可相効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汎然無迹復性自爲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跡夫聖治天下大順羣生乘其自搖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教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心而進脩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爲率

性而動故不知其所由然也舉皆也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

註溟涬甚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疏溟涬甚貴之謂也若前方法以教蒼生則治各淳古物皆得性詎須獨貴堯舜而推之爲兄邪此意揖讓之風不謝唐虞矣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註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疏居安定之謂也夫心馳分外則觸物參

差虛夷靜定則萬境唯一境境之異同在心之靜亂耳是以欲將堯舜同德者必須是居其心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疏水南曰陰種蔬曰圃埒中曰畦隧地道也搰搰用力貌也丈人長者之稱也子貢南遊荊楚之地途經漢水之陰遂與丈人更相伉答其抑揚詞調具在文中莊子因

記二賢以明稱混沌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跣械機器也子貢既見丈人力多而功少是以教其機器庶力少功多輙進愚誠未知欲否

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

跣奈何猶如何謂其方法也

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

○疏機關也提挈其水灌其若抽欲論數疾○似泆湯之騰沸前輕後重即今之所用桔槔也

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註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

疏夫有機關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動之務者必有機變之心而機變存乎胷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備矣純粹素白不圓備則精神槃境生滅不定不定者至道不載也是以羞而不爲此來未體真脩故抱一守白者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疏瞞羞怍之貌也既失所言故不知何答也

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

註有間俄頃也奚何也問子貢汝是誰門
徒作何學業
曰孔丘之徒也
疏答宣尼之弟子也
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 於于以蓋衆
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
疏於于佞媚之謂也言汝博學瞻聞擬似
聖人諂曲佞媚以蓋羣物獨坐弦歌抑揚
哀歎執斯聖迹賣彼名聲歷聽諸國徧行
天下

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註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

蹟幾近也汝忘遺神氣隳壞形體身心既忘而後庶近於道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蹟而汝也之關也夫物各自治則天下理矣以己理物則大亂矣如子貢之德未足以治身何容應聘天下理宜速往無廢吾業

○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疏卑陬慙怍之貌項項自失之貌既被抵訶顔色自失行三十里方得復常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

疏反復也子貢之門人謂賜爲夫子也向見之人脩何藝業遂使先生一覩容色失常竟日崇朝神氣不復門人怪之所以致問

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
註謂孔子也
不知復有夫人也
疏昔來稟學宇內唯夫子一人今逢丈人道德又更深遠所以畢懃不能自得也既未體乎真假實謂賢乎仲尼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註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
○疏夫事以適時爲可功以能遂爲成故力
○

少而見功多者則是適稱遂之機子貢述
昔時所聞以爲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
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
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
人之心
註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
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
跡今文人問余則不如此言執持道者則
德行無虧德全者則形不虧損形全者則

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寄迹人間託生同世雖與羣物並行而不知所往芒昧深遠不可測量故其操行淳和道德圓備不可以此功利機巧語其心也斯乃聖人之道非假修之術子貢未悟妄致所談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註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

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跡謷誕慢之容儻是無心之貌丈人志氣
淳素不任機巧心懷寡欲不務有爲縱令
舉世積譽稱爲斯德知爲無益曾不顧盼
舉世非毀聲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受
既毀譽不動可謂全德之人夫水性雖澄
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故謂之風
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
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
心醉於季咸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註以其背今向古羞爲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

疏子貢自魯適楚反歸於魯以其情事咨告孔子夫混沌者無分別之謂也既背今向古所以云不真是者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

註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疏識其一謂古而不移也不知其二謂不○能順今而適變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註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其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

疏抱道守素治內也不能隨時應變不治外也

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註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

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

疏夫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本無爲虛淡復於淳樸之原悟真性而抱精淳混囂塵而遊世俗者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鳥獸不駭人豈驚哉而言汝將固驚者明其必不驚也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註在彼爲彼在此爲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疏夫渾沌無心妙絶智慮假令聖賢特達

○亦何足識哉明恍惚深玄故推之於情意○之表者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疏諄淳也苑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大風也濱涯大壑海也諄芒苑風皆寓言也莊生

廿八 二十五

寄此二人明於大道故假賓主相值海涯

苑風曰子將奚之

疏奚何也之往也借問諄芒有何遊往

曰將之大壑

疏欲往東海

曰奚爲焉

䟽又問何所求訪

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

䟽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泄之而不乾以譬至理而其義亦然故雖寄往滄溟實乃游心大道也

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横目之民乎願聞聖治

䟽五行之内唯民横目故謂之横目之民且諄芒東游臨於大壑觀其深遠而爲治

方苑風既察此情因發斯問夫子豈無意於黙首願聞聖化之法也

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

䟽施令設官取得宜便拔擢薦舉不失才能知此則天下太平彝倫攸敘聖治之術在乎茲也

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

註皆因而任之

䟽夫所乗外事業多端是以步驟殊時澆

淳異世故治之者莫先任物必須覩見其情事而察其所爲然後順物而行則無不當也

行言自爲而天下化

註使物爲之則不化也跡所有施行之事敎令之言咸任物自爲而不使物從己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從化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註言指指麾顧眄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

自爲故
疏撓動也言動手指揮擧目顧眄則四方欵附萬國來朝聖治功能其義如是有本作顧字者言用顧指揮四方皆服此中凡有三人一聖二德三神以上聖治以下次列德神二

願聞德人
疏前之聖治以蒙敷釋德人之義深所願聞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註率自然耳

疏妙契道境得無所得故曰德人德人凝神端拱寂爾無思假令應物行化曾無謀慮

不藏是非美惡

註無是非於胷中而任之天下

疏懷道抱德物我俱忘豈容藴蓄是非包藏善惡邪

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

註無自私之懷也

○疏夫德人惠澤弘博徧覃羣品故貨利將四海共同資給與萬民無別是普天慶悅率土安寧

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疏夫嬰兒失母心怊勃而無所依行李迷途神儻莽而無所據用斯二事以況德人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註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

疏寡欲上分故財用有餘不貪滋味故飲食取足性命無求故不知所從來也總結前義故云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

註願聞所以迹也

疏德者神人之迹耳願聞所以迹也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註乘光者乃無光

○疏乘用也光智也上品神人用智照物雖

復光如日月即照而亡曒嚟體黜聰心形俱遣是故與形滅亡者也

此謂照曠

註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閽塞也

疏智周萬物明逾三景無幽不燭豈非曠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註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

疏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天地之

間而未嘗不逍遥快樂既達物我虚幻是
以萬事銷亡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註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䟽夫忘照而照照與三景高明忘生而生
生將二儀並樂故能觀萬物之還原覩四
生之復命是以混沌無分而冥同一道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
䟽門無鬼與赤張姓也無鬼滿稽名也二千五
百人為師師衆也武王伐紂兵渡孟津是

時則二人共觀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罹此患也

䟽罹遭也虞舜以揖讓御時武王以干戈濟世而揖讓干戈優劣懸隔以斯商度互有不及之言而兵者不祥之器故遭殘殺之禍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

註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

疏均平也若天下太平物皆得理則何勞虞舜作法治之良由堯年將減其德日衰故讓重華令其緝理也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

註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

疏宇內清夷志願各足則何須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之爲君此領悟無鬼之言許其有理也

有虞氏之藥瘍也

註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

疏瘍頭瘡也夫身上患創故求醫療亦猶世逢紛擾須聖人治之是以不病則無醫不亂則無聖

禿而施髢病而求醫

疏鬒髮如雲不勞施髢幸無疾恙豈假醫人是知天下清平無煩大聖此之二句總結前二事也

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

註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
疏操執也修理也憔然憔悴貌夫孝子之治慈父既不伐其功績聖人之救禍亂豈矜以榮顯事不得已是故羞之
至德之世不尚賢

註賢當其位非尚之也
疏夫不肖與賢各當其分非尚之以別賢
不使能
註能者自為非使之也
疏上独習性不相夸企非尚而使之

上如標枝

註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疏君居民上恬淡虛忘猶如高樹之枝無心榮貴也

民如野鹿

註放而自得也

疏上既無爲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王之禮也

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

疏端直其心不爲邪惡豈識裁非之義率

乎天理更相親附寧知偏愛之仁者也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註率性自然非由知也
疏率性成實不知此實為忠任其當理豈
將此當為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註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
疏賜蒙願也蠢動之物即是精爽之類更
相驅使理固自然譬彼股肱方茲耳目既
無心於為造豈有情於蒙賴無為理物其

義亦然
是故行而無迹
註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
疏君民淳樸上下和平率性而動故無迹之可記
事而無傳
註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疏方之首足各有職司止其分內不相傳習迹既昧矣事亦滅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疏善事父母為孝諛僞也諂欺也不以
求人謂之諂為臣為子事父事君不諂
諛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德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
註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
知至當正在何許
疏不肖猶不似君父言行不擇善惡直
隨時曾無諫爭之心故世俗之中實參

肖未知正理的在可許也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

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

君邪

註言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

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固

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

時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有拘

而用我哉

疏嚴教也此明違從不定也世俗然是

諫爭是也夫違俗從親爲之導諛而違親從俗豈非諂佞邪且有逆有順故見是見非而違順既空未知正在何處又違親從俗豈謂尊嚴君父

謂巳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巳諛人則怫然作色

註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註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

疏勃佛皆嗔貌也導達也謂其諂佞以媚君親也言世俗之人謂己諂佞即作色而怒不受其名而終身導諛舉世皆爾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註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

疏夫能合於譬喻飾於浮詞人皆競趨故以聚衆能保其終始合其本末衆既從之故不相罪坐也譬本有作璧字者言合珪

壁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註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疏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下裳以象天地紅紫之色間而為彩用此華飾改動容貌以媚一世浮偽之人不謂導諛且從君諂佞此乃與夫流俗之人而徒黨更相彼此通用是非自謂殊於衆人可謂愚

癡之至 ○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註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

疏解悟也靈智也知其愚惑者聖人也隨而任之故愚非惑也大愚惑者凡俗也心識闇鄙觸境生迷所以竟世終身不覺悟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註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疏適往也致至也惑迷也祈求也夫三人同行一人迷路所往之方猶自可至惑少解多故也二人迷則神勞而不至迷勝悟劣故也今宇內皆惑莊生雖求向至道之情無由能致故可悲傷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

註非委巷之所尚也

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

註俗人得情曲則同聲動笑也
疏大聲謂咸池大韶之樂也非下里委巷
之所聞折楊皇華蓋古之俗中小曲也玩
狎鄙野故嗑然動容同聲大笑也昔魏文
侯聽於古樂悅然而睡聞鄭衛新聲欣然
而喜即其事也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註不以存懷

疏至妙之談超出俗表故謂之高言適可
蘊羣聖之靈府豈容止於衆人之智乎大
聲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衆心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註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

[illegible]八 四十五

疏出顯也至道之言淡而無味不入委巷
之耳豈止衆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
僞猶如折揚之曲喜聽者多俗說既其當
途至言於乎隱蔽故齊物云言隱於榮華
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

註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

疏踵足也夫迷方之士指北爲南二惑既生垂脚不得一入亦無由獨進欲達前所其可得乎此復釋前惑者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

疏夫二人垂踵所適尚難況天下皆迷如何得正故雖有求向之心其固不可得此釋前不亦悲乎傷歎既深所以鄭重

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註即而同之
疏釋放也迷惑既深造次難解而強欲正
者又是一愚莫若放而不推則物我安矣
不推誰其比憂
註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
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疏比與也若任物解惑棄而不推則彼此
逍遥憂患誰與也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已也

註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疏厲醜病人遽速也汲汲匆迫貌言醜人半夜生子速取火而看之情意忽忙恐其似己而厲醜惡之甚尚希改醜以從妍欲明愚惑之徒豈不厭迷以思悟邪釋之不推自無憂患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

疏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爲祭器名曰犧尊也間別既削刻爲牛又加青黃文飾其一斷棄之溝瀆不被收用若將此兩斷相比則美惡有殊其於失喪性一也此且起譬也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疏此合諭也桀跖之縱兇殘曾史之行仁義雖復善惡之迹有別而喪真之處實同

且夫失性有五

○疏迷情失性抑乃多端要且而言其數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疏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流俗耽貪以此亂目不能見理故曰不明也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

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滛滯俗聲不能聞道故曰不聰

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

疏五臭謂羶薰香鯹腐惾塞也謂刻賊不

通也言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而中傷顙額也外書呼爲臭也故易云其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宼也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疏五味謂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也令人耆五味穢濁口根遂使鹹苦成痾舌失其味故言厲爽也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疏趣取也滑亂也順心則取違情則舍撓亂其心使自然之性馳競不息輕浮躁動

故曰飛揚也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䟽總結前之五事皆是伐命之刀害生之斧是生民之巨害也

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

䟽離跂用力貌也言楊朱墨翟各擅己能失性害生以此爲得既乖自然之理故非莊生所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

疏夫仁義禮法約束其心者非真性者也既僞其性則遭困苦若以此困而爲得者則何異乎鳩鴞之鳥在樊籠之中偁其自得者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

疏皮弁者以皮爲冠也鷸者鳥名也似鶩紺色出鬱林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鷸冠此鳥知天文者爲之冠也搢珪亦揷也搢揷笏猶笏也紳大帶也脩長裙也此皆以

飾朝服也夫浮僞之徒以取舍爲業故聲
色諸塵柴塞其內府衣冠搢笏約其外形
背無爲之道乖自然之性以此爲得何異
鳩鴞也
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
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
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疏支塞也盈滿柵籬也纆繳繩也睆睆視
貌也夫以取舍塞滿於內府故方柴柵縉
紳約束於外形取譬繳繩既困弊如斯而

自以為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以繩反縛也又類乎虎豹遭陷困於囊檻之中憂戹困苦莫斯之甚自以爲得何異此乎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四